

到美国探亲时,舅舅带我到西部看望一位亲戚。次日,我们返回舅舅家。

舅舅不带我去车站坐车,而是在路边等车。可是,每每看到有公共汽车经过时,舅舅并不招手;而当有小轿车经过,而且只是一个人开车时,舅舅就拼命招手。早就听人说过,美国人爱搭便车,搭便车可以不给钱或是给很少的钱。舅舅在美国生活了半辈子,已是一个“老美”,看来,今天舅舅也想坐便车。

终于,有一辆轿车在我们面前停下了,舅舅上前与司机说话。我的英语不好,但从他们的交谈中,我隐约听出他们是在谈价钱。舅舅也真是的,花钱坐车,为何不到车站?我听妈妈说过,舅舅从小就吝啬,想不到坐回车也斤斤计较。很快,舅舅就招呼我上车了。

美国的车很多,途中,很多车被堵在道上。

做了一回「车客」

王婷婷

我们的车虽然也被堵,但走走停停一段路后,就开上了畅通的大道。车来到了舅舅住的城市,在路边停下来。舅舅招呼我下车。下车后,舅舅走到司机窗口前,叩了叩窗口的玻璃。我以为舅舅要付钱给司机,可并没见舅舅伸手掏钱包,做梦也想不到的是,车窗开后,司机却手里拿着钞票,交给了舅舅。司机还向我们道了谢,然后开车走了。

看着舅舅数钱,我茫然。问舅舅,我们坐车,不但不付钱,还跟司机要钱,这是为什么?舅舅说,因为我们刚才帮了他的忙。

坐别人的车,不付钱,还帮了别人的忙?我更茫然了。舅舅说:这事,要在咱们国内,可能很怪,但在美国,并不怪。因为美国的车多,不但环境被污染严重,而且交通也时时被堵。为了减少私人“开单车”(即一人开一辆车),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“HOV”(即多乘客通道)法规,鼓励多人合坐一辆。“HOV”法规规定,车里乘客达到一定数量,就可上这条“多乘客通道”。这条通道一般比别的道畅通。所以,一些“开单车”的人,为了不受堵车之烦恼,只好请别人来搭便车,这就是美国搭便车较热的原因之一。我们刚才的车也是上了这个通道才行驶得更快的。

近年来,美国还因此出现了“车客”一族。一些人把搭便车视为赚钱之道,当起了专职“车客”。

今宵灯谜

美文清

千斤说白四两唱

(三字礼貌用语)

昨日谜面:双双进入古稀年

(字一)

谜底:辍(注:“古稀年”,七十,合而为“车”字,再加上“双双”,则为谜底)

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,就常和菱角打交道,因为菱不仅能吃,而且还能玩。有一种黑色(或棕色)的两角弯成弓形的菱,在我的故乡叫“趴菱”。有些人将上嘴唇的胡子修成两边翘起来,像趴菱的样子,这样的胡子因此被称为“趴菱胡子”。将趴菱煮熟了,从中间穿透一个孔,然后把菱肉抠掉,插进筷子,穿上绳子拉动,趴菱便像风车般转起来。如孔不穿透,则成一个可吹的趴菱哨子。

菱的原产地在欧洲,改良种则产我国和印度。菱的外形特点是有角,有两角、三角和四角的,但也有无角的,如闻名江南的嘉兴南湖菱,因无角,故又称圆菱、和尚菱、馄饨菱。

菱角是鲜美的水生果品,生吃爽甜多汁;煮熟了粉绵可口,能顶主食,味不亚于栗子,所以欧洲人称菱为“水栗”。李时珍曰:“嫩时剥食甘美,老则蒸煮食之,野人暴干,剁米为饭为粥,为糕为果,皆可渡荒歉。盖泽农有利之物也。”菱角营养丰富,夏日里做一份菱肉烧豆腐,清爽、美味、消暑。菱粉不仅是烹调时不可或缺的勾芡粉,而且能保护皮肤黏膜,有养颜作用。明目清心、增强视力是菱的又一功效,在防癌抗癌方面,菱也有辅助作用。

古时,杭州西湖与杭州湾相通,后因泥沙淤塞堰堵而独立成湖。宋时,西湖因蔬菜(茭白)丛生,葑草茭蔓而渐趋堵塞,湖水减少。其时苏东坡被贬任杭州太守,他便招募民工,整治西湖,用湖中挖出的葑泥筑成一条横贯西湖的长堤——苏堤。同时在湖中广种菱角,因菱角的横枝呈网状倒生于水中,可达3米之深,从而阻止了其他蔓草的生长,使西湖重新碧波万顷,造福于民。

菱角的优良品种除南湖菱以外,尚有苏州的水红菱和白洋淀“三宝”之一的老菱角。白洋淀人有一句谚语:七菱八落。说的是那里的菱角7月成熟,8月脱落。在欧洲许多地方,菱角几乎面临灭绝,不少国家因此将菱列入保护植物,并把生长菱角的小镇开发成旅游胜地。

中国许多古代诗词中,可读到夏日的湖塘采菱歌声萦绕的景象,采菱女边唱菱歌边采菱,看似悠闲,其实隐藏着多少凄苦呀:“采菱科,采菱科……采得菱来余几何……但采菱科救饥渴。”

止一件两件了,有涉足赌场的,有涉足色情场所的,有叛逆的,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而要杜绝此类现象,仅靠出事从严惩处是难以奏效的,关键是要在审批上建立“问责制”,一旦出了问题首先追究审批者。如果审批机关能真正做到严格把关,像徐文艾这样的公费旅游,起码会比较难以成行吧!



“车客”坐车,司机是要付钱的。有些司机,因为事急,怕路上被堵误事,就出钱请“车客”坐车。舅舅说,这次我们虽然是顺路,但完全可以当一回“车客”。不过,咱们今天只当了半个“车客”。因为,我只要了正常“车客”价钱的一半。所以司机要谢谢我们。

看来,刚才我倒是错怪舅舅了。舅舅在美国,只是“人乡随俗”罢了。

网络故障

文仕全

周六去一家邮局,想缴电话费,却被告知“网络故障”。第二天路经一家邮局又欲缴电费,再次遭遇“网络故障”。想到再缴不成将面临罚滞纳金,第三天一早,我又到一家邮局去碰碰运气。工作人员说:“缴费网络要9点半才开。”但等到9点半,工作人员打开电脑一看,网络竟“还在故障中”……

街对面有一家工商银行,进去一看,还好,这家网络没有故障,但“一米线”外排起了三四十人的长队。一知情人说,这儿缴费只办上午,下午不办,因此经常都是排长队。嗨,排吧,只要能缴上费,只好认了。

我已多年没有这样排队了,加之年过半百,又有严重的“椎间盘突出”,长时间排队的滋味真不好受。半个小时过去了,我已头晕目眩,浑身僵硬。显然,这样的排队已不是排队,而是罚站。于是便颇有腹诽:这网络经常故障,是技术不过关,还是管理有问题呢?即便出现了故障,为什么不抓紧抢修?而顾客排成了长队,又为什么不多开两个窗口……

一个多小时过去了,如蜗牛般移动的我终于移到了一米线,此时,我却突然僵住了:只见一位工作人员将窗口前“正在营业”的牌子翻了过来,上面写着:“网络故障”!

宋杨亿《杨文公谈苑》有一则《党进》,略曰:党进,国初至骑帅,领节镇……徽巡京师市井间,有畜鹰鹞禽者,进必令左右解纵之,骂曰:“不能买肉供父母,反以伺禽乎?”太宗在藩邸,有名鹰鹞,令圉人调养。进忽见,诘责欲解放。圉人曰:“晋王令养此。”且欲走白晋王。进遽止之,与钱令市肉,谓之曰:“汝当谨视此,勿使为猫狗所伤。”小民传之为笑。党进主管京城开封城防治安,带着禁兵在街市上巡查,发现有饲养鹰鹞等

宋代“变色龙”

文佐

禽鸟的,不但命手下开笼放掉,还要严厉斥骂,而且骂得很有道理。可当他得知有只鹰鹞是晋王(当时赵匡义还是藩王)养

的,马上换了一副面孔,非但给钱令养肉,还讨好地吩咐:“你可要好好地养好这只鸟儿,别让猫啊狗啊咬伤了它!”难怪当时京城老百姓都将此事当作笑谈。

一千多年前的党进,其“变色”演技比之近代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实在毫不逊色。而现在,这样的人又何必绝迹了呢?

我在四川工作多年,经常到省会成都,特别喜欢成都这座以安居休闲闻名的城市,尤其是那里的老年人,更有福气。多年前,成都大街上有种车叫,让外地人感到古怪——就是在自行车旁边加个车斗,成都人称它为“□耳朵车”。□耳朵为四川方言,意即耳根子软,怕老婆的意思,因为车斗里坐的多是女性老伴。成都男人喜欢过小日子,又都甘当“□耳朵”,以此换取女人的春光常驻和家庭和睦。

现在这种耙耳朵车没有了,代之的是本地特制的老年三轮车。它不同于拉人载客的三轮

车,而是要小巧精致得多。老年三轮车,实际就是两人车,前面一个人蹬,后面有个人座位,撑开上面的车篷还可遮阳挡雨。成都属盆地,地势平坦,街道宽阔整洁,所以很适宜这种老年三轮车行驶。

我在人民南路一个熟悉的住宅小区里,发现一般有老人的家庭,都有一辆老年三轮车,讲究的还把车子漆成漂亮的颜色。车后座位上铺着金线绒坐垫,天热了则加一个麻将竹席。成都一年多温和阴柔的日子,正适合老

有人告诉我,这是葱兰;又有人说,这是素心兰。我搞不清楚,姑妄以前者称之。

葱兰有点像韭菜。花柄擎上来的时候,也像韭菜花。第一朵花开时,很美。花是白色的,有六瓣,团在一起,单层的,显得很素雅。那样子,仿佛应该是称为素心兰似的呢。

先就这么开了一两朵,后来有好一阵没开,很是惦记。一阵雨后,花骨朵竟在一两天里争相开放,齐刷刷的,赶集似的。虽然开了一大片,却不好看了,因为白是很干净的颜色,一熱鬧反而俗了。不像红,花潮之期,红得热烈,是勾人魂魄的。如此,又似乎是葱兰了。因为葱是俗物,兰开一大片的,尚未尝见。

光阴荏苒,父亲李国机离开我们已整整3年。每每回沪,睹物思人,常作室迩人遐之慨,情牵梦萦的眷眷思念中,父亲的音容笑貌仍鲜活如昔。那俯仰之间的雪泥鸿爪、谆谆教诲不绝如缕地充漾心头,历久弥新。

1979年新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之甫,我和父亲几乎同时走上了律师岗位,这在当时恐怕鲜有偶者。当然,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,积极参与了恢复律师制度的工作;而我当时刚刚取得律师资格,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。

记得我在安徽做律师时,远在上海的父亲既要办案,又要主持恢复律师队伍的工作,还在各大

禽鸟的,不但命手下开笼放掉,还要严厉斥骂,而且骂得很有道理。可当他得知有只鹰鹞是晋王(当时赵匡义还是藩王)养

的,马上换了一副面孔,非但给钱令养肉,还讨好地吩咐:“你可要好好地养好这只鸟儿,别让猫啊狗啊咬伤了它!”难怪当时京城老百姓都将此事当作笑谈。

一千多年前的党进,其“变色”演技比之近代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实在毫不逊色。而现在,这样的人又何必绝迹了呢?

禽鸟的,不但命手下开笼放掉,还要严厉斥骂,而且骂得很有道理。可当他得知有只鹰鹞是晋王(当时赵匡义还是藩王)养

的,马上换了一副面孔,非但给钱令养肉,还讨好地吩咐:“你可要好好地养好这只鸟儿,别让猫啊狗啊咬伤了它!”难怪当时京城老百姓都将此事当作笑谈。

我在四川工作多年,经常到省会成都,特别喜欢成都这座以安居休闲闻名的城市,尤其是那里的老年人,更有福气。多年前,成都大街上有种车叫,让外地人感到古怪——就是在自行车旁边加个车斗,成都人称它为“□耳朵车”。□耳朵为四川方言,意即耳根子软,怕老婆的意思,因为车斗里坐的多是女性老伴。成都男人喜欢过小日子,又都甘当“□耳朵”,以此换取女人的春光常驻和家庭和睦。

现在这种耙耳朵车没有了,代之的是本地特制的老年三轮车。它不同于拉人载客的三轮

车,而是要小巧精致得多。老年三轮车,实际就是两人车,前面一个人蹬,后面有个人座位,撑开上面的车篷还可遮阳挡雨。成都属盆地,地势平坦,街道宽阔整洁,所以很适宜这种老年三轮车行驶。

我在人民南路一个熟悉的住宅小区里,发现一般有老人的家庭,都有一辆老年三轮车,讲究的还把车子漆成漂亮的颜色。车后座位上铺着金线绒坐垫,天热了则加一个麻将竹席。成都一年多温和阴柔的日子,正适合老



蝴蝶似飞翔之花,鲜花如静止之蝶。忽而彩蝶飞舞,若天女散花,忽而彩蝶连须钩足,像古树上垂挂纷披的彩带,此种美景,澜沧江边有之,蝴蝶泉旁有之。清人沙深写得形象:“迷离蝶树千蝴蝶,街尾如纓拂翠恬。不到蝶泉谁肯信,幢影幡盖蝶庄严。”

蝴蝶泉上蝴蝶群舞群栖的妙景令人惊叹。仔细考察,早春或暮秋,蝴蝶还会在田野上迎着阳光摊翅取暖,等体温达到一定高度,便翩翩起舞了。原来,蝴蝶是变温动物,体温高低是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,其活动直接受环境温度的支配,因此,阳光下它们热情起舞,树荫下它们冷静憩息。

人,也不能算是变温动物吗?人的情绪活动不也是随环境“温度”的变动而变动的吗?当环境变得冷峻,人们便噤声,当环境变得狂热,人们便热昏,一点也不逊色于蝴蝶哩。

高校作兼职教授讲课,工作的繁忙可想而知。但在百忙之中,他却不时时通电话,与我探讨并指点的十分之一时,便取笑父亲堂堂大律师廉价出庭,当即被他严厉批评:

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要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付每一个钱,律师毕竟不是商人。”这是父亲抱守的信条,也是他几十年律师生涯中严格恪守的行为准则。父亲在办案中经常为弱势群体义务提供法律帮助、减免诉讼费用,在群众中赢得广泛赞誉。

岁月如白驹过隙,我渐渐脱离父亲的帮持,早已独当一面。数载含辛茹苦,我也已小有成绩。如今,我虽然再也无法当面聆听父亲的教诲,但每当我回上海,总要抽空到父亲的书房静默地待上片刻,抚一抚那张斑斑驳驳的书桌,翻一翻父亲最爱阅读的小说,在书橱前凝神驻足……父亲的许多教诲,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。

1988年,我有幸与父亲同时担任上菱冰箱厂受贿一案的辩护人。在出庭时,我作为第一辩护人,凭着初生牛犊的傲气,又是作“无罪辩护”,在法庭上与公诉人言辞激烈、不遗余力地唇枪舌剑,几陷对方于窘境。而当父亲发表辩护词时,竟首先代我致歉。当时我大为不解,事后父亲对我说:“得饶人处且饶人,何况都是为了司法公正,律师不能一味逞口舌之快……此番教训让我一生铭记。”

1989年我被调往深圳。有一年父亲为代理一桩经济案件来深,对方当事人到户外活动。因此,只要不刮风落雨,大街上就有很多老年三轮车来来往来的。

成都老年人坐老年三轮车,还玩出很多名堂。成都的老龄组织,或居民小区常组织老年人开展“骑游”活动。成都都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多,老年三轮车常会相邀结伴“骑游”。前面老头蹬,后面太太坐;老头清一色的旅游帽,老太清一色打着小花伞,一路上嘻嘻哈哈,川言悦耳,在大街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市区的景点玩够了,老人就去郊区的农家乐,把车子一溜放在树荫下,坐在楠竹靠椅背上喝盖碗茶,有兴致还可打几圈麻将。饿了吃点成都风味小吃,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有滋有味地度过。

老年三轮车机动灵活,老夫妻们一骑一坐,可以探亲访友,可以超市购物,可以四处逍遥游。虽然成都私车拥有量据说在全国大城市中也占前几位,但毕竟不是普通家庭的享受。所以,这种老年三轮车就成为成都老年人的“宠物”了。

七夕会

运动休闲